

编者按：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”关于年，各地有着不同的风俗，但都离不开团聚的主题。深深的祝福萦绕身边，家的温馨，年的欢乐，被一一镌刻在记忆里，新的一年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开始，意味着美好的明天。

## 红红火火过大年

■刘小兵

走在广袤的中华大地，伴随着新年悠扬的钟声，欣欣然中，我们迎来了华夏民族最喜庆、最热闹的节日。

“过年喽！”孩子们一声清脆的童音，带着我们走进了欢天喜地庆佳节的喜庆氛围里。红红火火过大年，就是孩童们笑着跳着燃响的鞭炮。长蛇似的炮仗，摆满了庭院，挂满了人们的屋檐，一声声春雷似的炸响，大大小小的烟花在半空中散成七彩的云霞。此起彼伏的炮仗声中，孩子们一个个追着乐着，大人们则一个个仰着脸，互致着新年的问候，灿烂的礼花绽放开来，早把人们的笑脸映成了道道幸福的红晕。

“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幸福的光景都能成……”吉祥的歌声飘满了大街小巷，红红火火过大年，便化成了家家户户门楣上挂着的春联。鲜艳的红纸上书写着或端庄、或飘逸、或磅礴、或大气的镏金大字，那是用世间最美的语言，给普天下的人们送去最真的祝福。字里行间，既有对经年往事的回忆，又有对新年的憧憬和展望，既有对幸福家庭的热烈赞美，也有对伟大祖国的深情歌颂。红红的春联把春的气息带进了人们的心田，把火火的祝愿常驻在蓝天白云间，人们在春联里感受幸福吉祥，祖国在春联里进步发展。

“有钱没钱，回家过年”真诚的祝福、美好的祝愿，代表了人们对新年的渴望和亲情的期盼。红红火火过大年，就是那街头巷尾上高挂的红灯笼。它一盏盏闪着亮着，装扮着人们的房前屋后，那艳艳的红光，把在外打拼了一年的游子唤回了温暖的家门，那摇曳的光波，摇出了大人们朗朗的欢声笑语。大红的灯笼又宛如冬日里的一盏明灯，照亮了我们回家的路途，把过往的阴霾抛得远远。看着大红的灯笼，所有的疲惫顷刻间烟消云散，望着大红的灯笼，一年的忧伤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。

## 回味拜年

■廖成江

每逢春节，亲朋好友之间拜年必不可少。

如今拜年，形式多样灵活。亲朋好友不能见面的，电话拜，微信拜；弟兄姊妹相约吃年夜饭，大家见面也算拜年。年节之下，大家欢聚一堂，或在餐厅大快朵颐，或设宴享受主人的待客温馨。现在生活好了，天天像过年一样，所以年味寡淡，拜年和过去有些不同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我们长寿农村管拜年叫“走人户”，“红萝卜，咪咪甜，看到要过年”“甩手甩手走人户，不吃腊肉吃萝卜”，这童谣里含有小孩对过年的喜悦心理。拜年，更成了小孩子的一种期盼，能穿新衣裳，能和表姊妹们见面玩耍，又有好吃的。根据习俗，正月初一不出门，拜年初二才开始。小孩子换上了新衣服，屁颠屁颠跟在大人后面，那高兴劲儿简直无法形容。

亲戚多的人家，相互往来，每天拜年，到了元宵节都有可能拜不完。所以，整个正月都可以拜年。白天干活儿挣工分，晚上抽空就拜年。那时，我们老家那地方还没马路，也没电灯电话，亲戚之间平时都无讯息相通，拜年时间无法预约。来到亲戚家里都成不速之客，亲戚现煮饭炒菜，吃罢晚饭已是深夜。近一点的还得举火把照路赶回家，远一点的就可住上一晚，第二天早上再赶回。

那时物质匮乏，平时买盐打油都得省着点。小孩身上无分文可花，过年也没压岁钱。在我的记忆里，从来就没得什么压岁钱。大人之间互相不给孩子压岁钱，公平合理，没有任何怨言。拜年走人户送礼都是一包糖，有的山区地方甚至送一包盐巴。送糖都是七八毛一斤的水果糖、杂糖或白糖。那时买糖要计划，所以一包糖也显得非常珍贵。人家送来的糖，主人家舍不得打开吃，放着送到另外的亲戚家。一包糖过手很多人家后，有时第二年还会循环回到主人手中。有的糖果在干燥的瓦缸里保存着，第二年拜年还可以用。时间久了，也会生虫虫坏掉。

那时候的小孩，不像现在孩子有钱买

过年，是让亲情回家，更是举家团圆的美好节日；红红火火过大年，就像人们厅堂上高悬的中国结，喜乐而平安。小小的红绳你连着我，我连着你，组合成一个寓意深刻的图案——平安结，寄寓了人们对岁岁平安的美好祈求。如意结，表达了人们对诸事如意的真心渴盼。吉祥结，道出了人们对未来生活的真诚祝愿。同样的丝线，不一样的织编，就像你我鲜红的血管，那是鲜活的生命把华夏儿女的心紧紧相连，连成了一个个灵动的中国结。中国结飘荡在哪里，哪里就燃起一片希冀，照亮人们迷茫的双眼，中国结飞扬在哪里，哪里就洒下一路吉祥、如意……

过年是中华民族沿袭了几千年的民俗，红红火火过大年，就是张贴在老百姓家中一张张艳丽的年画。清新的笔调，勾勒着秀美的山川、辽阔的大地，浓艳的色彩，描绘着参天的高楼、蔚蓝的天空，让威武华夏尽收眼底、美丽中国闪耀眼前。啊！年画，你是中华民族披风沐雨的编年史，你是神州大地上盛开的锦绣花，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在年画里积淀，炎黄子孙绚丽的文化在年画里传承。你扎根在哪里，哪里就多了一份民族文化的底蕴，你落脚在哪里，哪里就春意盎然，美丽无比。

红红火火过大年，还是东家西家窗棂上定格的窗花。展翅的蝴蝶，把我们带入了清新的春天，翩飞的燕子，仿佛在我们耳旁唱响了迎春的小曲。怒放的迎春花，仿佛摊开了纤纤玉手，欢迎远方的人们跨入春的世界。栩栩如生的窗花，拨亮了人们的双眸，让人们为之亮、为之惊喜。五颜六色的窗花美化着人们的居室，让最美的春天永远定格在男女老少惬意的心里，让祖国肥沃的大地处处充满了缤纷绚丽。

赞美你呀，最美的中国年，祝华夏大地丰稔富饶人杰地灵！愿咱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甜，天天都像红红火火过大年！

糖果零食吃，过年见了糖果都很馋，我偷偷吃过父母拜年用的糖。有次傍晚去姨妈家拜年，父母叫我提着一包糖先走，他们要干完农活才去。我独自走在路上，感觉饿了，那包油酥果子糖香喷喷的，于是提着糖包闻了又闻，口水都差点流出来。走了一段路，馋得实在忍不住了。我四周看看，见无人，便用手指将包糖的纸戳了个小洞，掏出一个果子糖放在嘴里嚼。啊，真香甜，再吃一颗！我又取出一颗吃了，觉得还不过瘾，干脆再吃一颗。不知不觉，一包糖吃了一小半，包装纸松了下去。咋办？不怕！我想了想：也许其他亲戚已经到姨妈家了，就把糖包混放在其他礼物糖包边，姨妈不会知道是我带来的。

我这样想着，继续赶路。到了姨妈家门口，心里砰砰直跳，有些面红耳赤。姨妈见我来了，热情招呼，问父母怎么没来，我说在后面。我拿着糖包进屋，见几个亲戚坐在堂屋里。我招呼过他们，径直朝一间卧室走去，那抽屉柜上是放糖果礼物的地方。我急忙将糖果包放在其他糖果包边，转身走了出来。这时，父母来了。好险，差点被发现！

亲戚拜年给家里送来的糖果，我曾也偷偷吃过。不料一天傍晚，母亲要去送礼，要找那包糖果，找不着，就问我。我心里害怕，摇头说不知道。

“是不是你偷来吃了？小娃儿要诚实，说谎话要挨打。”没法，我只得照实说了，还去取出那包没吃完的糖果，幸好只遭了一顿责骂。自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偷吃过家里的糖果。

时过境迁，半个多世纪过去，往事如烟，过去那浓郁的拜年风味永远尘封在我的记忆里，不可再来。

前不久，上小学三年级的外孙女从上海放寒假回重庆过年，拿出一个红包，喜滋滋地告诉我：“外公，我给奶奶拜了个早年，奶奶给我压岁钱了，明天你们去商场买东西，我来付钱。”

唉，真是时代变了，拜年方式不同，小孩也比那时大人阔气多了。



福财安康

黄继琳/剪纸

## 春节帖

■肖东

岁首来临，我成了时间的浪子  
在陌生的城市  
风急火燎地带乡愁  
亲近春节

这个节日  
她是最盛大的  
挂上红红的灯笼  
贴上红红的春联  
哪怕在一棵古老的香樟树下  
也要大张旗鼓地迎接我

这个节日  
她是最热闹的  
即使放鞭炮的习俗渐行渐远  
依旧歌舞升平，鼓乐喧天  
还有那火树银花  
照亮了团圆中的身影

让我热爱一切  
乃至热爱整个生命  
欣欣然抵达万象更新的人间  
就为了祈求来年的好运

## 插了梅花便过年

■路来森

岁朝清供，是一件雅事，也是一种民族传统。

清供物很多：举凡点心、水果、花草、文玩等均可。春节前后，正值梅花盛开时节，所以，岁朝清供，中国人就素有“梅花清供”的传统。

汪曾祺是江苏高邮人，他在自己的文章中，写他们家栽有四株梅树，“迎春时节，繁花满枝”，于是，“梅花清供”便成为一种必然而顺当的事情。“初一一早，我就爬上树去，选择一大枝——要枝子好看、花蕾多的，拗折下来——蜡梅枝脆，极易折，插在大胆瓶里。这枝蜡梅高可三尺，很壮观。”

汪曾祺在这儿写的是蜡梅，其实，南方梅树多，可供选择的也多，各品种的梅花皆好，我更喜欢红梅。

北方，就不同了。北方人对梅花的概念，是模糊的。北方人所谓的梅花，一般就是指汪曾祺所写的“蜡梅”，而真正的梅树，在北方很难存活。

但蜡梅，其实并不是梅。因为蜡梅是蜡梅科，蜡梅科属灌木，而梅花却是蔷薇科。之所以称蜡梅为“梅花”，则正如范成大在其《梅谱》中所言：“蜡梅，本非梅类，以其与梅同时，香又相近，色酷似蜜脾（蜂房），故名蜡梅。”

蜡梅，花色以蜡黄为主，为正。

蜡梅，北方人又称其为干枝梅，大概是以其枝条清瘦，无叶而花的缘故。蜡梅耐寒，极易成活，故尔北方老户人家都有，于家门前栽一株蜡梅。蜡梅一般在春节前开放，但遇到特别严寒的冬天，开放时间也会延后。

我的祖母在世时，一遇严寒的冬天，为应节令，她会折几支

梅，插入清水瓶中——“水养”；室内温度高，水养一段时间，蜡梅大多是能够应节而开的。

蜡梅，枝条瘦硬，花朵疏落，但却朵朵黄亮，真如蜡染一般。其香，清淡幽远，缭绕缠绵，冷香幽俏，沁人肺腑。岁朝清供，色香俱佳。

梅花清供，也是有讲究的，似乎枝条不易太多，太繁；最多三两枝，一枝最好，像台静农晚年所画墨梅；枝少花疏，千屈如铁。如此，方能更好地彰显梅花那份孤峭、冷艳、遒劲、香寒的特性。

枝，要插瓶；瓶，最好是长颈口瓶，或者是大腹陶罐；不管是黑陶，还是青花都好。黑陶罐，口小腹大，显得厚重陈实，且有一种时间的沧桑感；青花则雅致，“天青色等烟雨”，烟雨中华梅花开，意境大好。

见过吴昌硕的一幅《岁朝清供》图，瓶中插梅花两枝，一枝短，一枝长；短枝差可露出瓶口；长枝旁逸而出，微微下垂，互相映照，相得益彰。花密集，红色是红梅；红梅清供，气氛热烈，喜气洋洋。清·赵之谦也有一幅《岁朝清供》图，是一“盆景梅”，老干虬屈，不见梅花，梅花开在想象中，也好——好在隽永，有意蕴。

汪曾祺写过一篇《岁朝清供》的文章，我用他文章的结尾来结尾。

“曾见过一幅画：一间茅屋，一个老者手捧一个瓦罐，内插梅花一枝，正要放到案上，题目：‘山家除夕无他事，插了梅花便过年’，这真是‘岁朝清供’。”

我猜测，“这幅画”或许是汪曾祺撰写的，也只是想给自己的文章一个好的结尾罢了。不过，确实是好：清供一枝梅。

我喜欢！

## 那份年味，那份爱

■李晓佳

每年除夕，年夜饭的菜肴中总少不了香肠，但是今年不同，父亲生了重病，医生再三叮嘱不能再吃香肠这类食物了。

一个冬日的清晨，父亲坐在沙发上看着我吃早餐，突然笑着问我：“晓佳，你想吃香肠吗？”我抬起头瞪大眼睛回答：“不想吃，您也不要灌制香肠，我本来就不喜欢吃香肠。”因为我知道，父亲很喜欢吃香肠，但是现在不能再吃了，如果除夕夜让他看着我吃，我心里会很愧疚。父亲也许看出我在说谎，叹了口气，径自向里屋去了。

从那时起，我总觉得父亲有事隐瞒，厨房传来切菜的声音，却未见端着可口的菜肴。连续两天夜里，卧室的门紧关着，微弱的灯光很晚才熄灭，我试探性地敲了敲门，父亲却催促我早点休息。又是一个深冬的清晨，父亲提着偌大的布袋准备出门，我一头雾水，问道：“您本身身体就不好，提着这么大的布袋做什么呢？”父亲神秘地笑道：“做

点小东西。”我接着问：“什么小东西呀？拿出来让我瞧瞧！”父亲歪着头回答：“到时候就知道了！”父亲背着那个鼓鼓的布袋出门了，我望着他瘦小而微驼的背影，蹒跚地走在冬日阳光里，在我的视线中越来越小……

年三十当日，谜底终于揭晓了，父亲端出一盘香肠放在餐桌上，拍了拍我的肩膀说：“这是我亲手灌制的香肠，你快来试试！”我恍然大悟，原来父亲一直偷偷地为我灌制香肠。我夹了一小片香肠，慢慢放进嘴里。父亲喃喃地说：“吃了香肠，才能感受过年的味道。在我有生之年，趁着精神状况好，一定会坚持为你做香肠。晓佳，好吃吗？”我细细品尝着这醇美的香肠片，许久都没有说话，含泪带笑地点了点头。

父亲坐在临窗的椅子上，用短促的音，轻灵地哼唱：“浓浓的年味难以忘怀，亲亲的年味岁岁铭记……”在我的心里，那份醇厚的年味，就是父爱的味道。



投稿邮箱: bbbfk@foxmail.com  
QQ群: 172772239